齐鲁晚报

记者乘坐吊笼登上钻井平台,这是登上平台的唯一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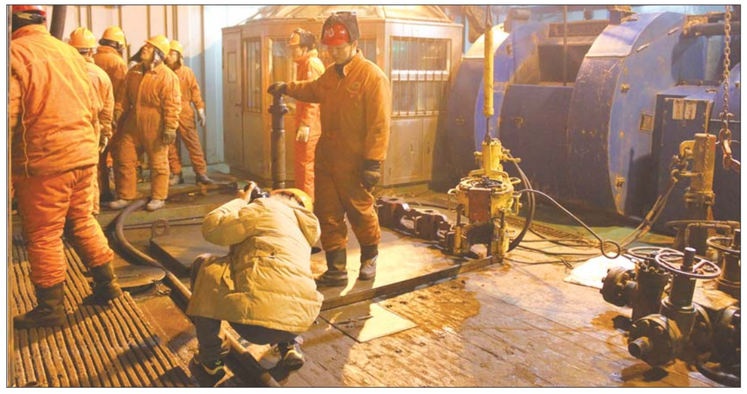
生活区和作业区是分开的,记者进入首先要在此换拖鞋。

记者跟随平台安全监督员检查平台的安全生产情况。

记者乘船靠近平台时在船上看电视,电视信号时有时无。

打扑克是平台上主要的消遣方式。

记者穿过连结生活平台和作业平台的唯一的铁架桥。


记者夜间在作业平台采访拍照。

记者脚下是铁架桥,再下面就是滔滔的大海。

本报三名记者体验油田海上钻井平台生活——

这三天,我们漂在海上

文/片 本报记者 段学虎 顾松 余俊

海上平台 就像一座孤岛

2011年12月20日上午11点,我和两位同事一起乘坐胜利油田242拖船启程出海,在船上我们都万分激动,终于可以来到一直向往的海上钻井平台。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桔红色的庞然大物——胜利八号海上钻井平台。

吊笼搭载我们升上有四五层楼高的平台,第一次体会到了平台工人的不容易,初上平台转了一圈之后,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发现平台生活与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我们以为在平台上天天可以看海,但是1天后,大海已经成为了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更别说海钓、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想都不敢想。20天,日日夜夜走在冰冷的钢铁建筑上,除了单调还是单调,手机信号很弱、互联网网速慢等都是常事,一位老石油说,“现在比以前好的多了,以前只能没日没夜的等待,现在宿舍里都已经配上了卫星电视。”平台上物资都是固定的,如果有大风浪等恶劣天气,一碗米饭、一棵芹菜都是工人们最宝贵的东西。在这钢铁盒里面,单调无聊的生活,让很多的工人烟瘾变得很大,在平台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不足十平米的吸烟室,在这里,闲暇的工人们可以相互之间海侃神聊几句,20天的上班时间里,每人能抽个四五十包烟。

在平台上,工人们是与外界相隔绝的,家里有事回不去,自己有事家里也来不了,正如一位负责筑井工师傅所说,“有人以为我们的工作很自在,其实我们就相当于困在了海上孤岛上,每次换班回家,踏上陆地的那一刻,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一刻。”

让我们对这帮海上的人致以敬意,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伟大。

第三天,记者终于把船盼来了。

远离家人 工友最知心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海上钻井平台就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对如何在海上钻井、如何在海上生活感到迷惑,毕竟在海上做各种工作都将意味着比陆地要艰难。每天,这些海上石油工人们在工作之余,往往没有太多的娱乐时间就进入了梦乡。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2011年12月20日,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三人与胜利油田海洋钻井公司工作人员决定前往平台。“任何人到平台都要有四小证,你们临时性的也要进行安全教育后办理出海证。”海洋钻井8号平台的安全监督陈维江说,安全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在平台采访期间,我们可以在生活区内可以自由出入,但是生活区以外就必须要有平台安全监督带领。在生活区内,我们和职工们聊天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职工们特别“抱团”,每次出海的20天里,他们朝夕相处相互在工作之余诉说着自己在家休息期间发生的事情,当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都说出来,大家相互出主意。“上次同事和他老婆通电话,我说我比他老婆还要了解他。”这是此次平台采访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海上平台炊事班每天除了一日三餐外,还在夜里11点半,为夜班的职工准备夜宵,由于钻井是个劳动强度相对较大的工种,海上平台的饭菜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在没到平台之前,我觉得在平台上吃的会比较简单,但是当我真正到平台上就餐时感觉非常惊讶,餐厅内环境非常整洁,全部都是自助餐。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平台炊事班的职工都4点多起来准备6种小咸菜和鸡蛋、粥、炸油条、蛋炒饭等食物作为职工们的早餐,如果有职工没有及时到餐厅吃饭,厨师也会预留出来保证每一个都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

除了安全生产之外,环境保护也是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海洋钻井公司为每个平台都配备了生活垃圾箱定期运往陆地处理,所有污水都要经过污水处理系统进行水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就可入海。

3天的平台生活感触很深,从职工们的工作、生活中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辛苦,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践行了那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诺言。